

【时代经典】



象牙戒指

插图典藏本

庐隐◎著

象牙戒指

庐 隐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牙戒指 / 庐隐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8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137-3

I. ①象… II. ①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035号

象牙戒指

庐 隐 著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赵 菁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23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32.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关于作者

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海滨故人》《象牙戒指》《灵海潮汐》《曼丽》《云欧情书集》《东京小品》等。

庐隐于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附属中学、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任校长）及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

庐隐的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于1925年出版。1930年，庐隐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

1934年，庐隐因难产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前言

庐隐(1898—1934)，原名黄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新文学女作家之一。她擅于书写知识女性的情感波折，笔调兼有浪漫感伤与率直激切，在当时形成了所谓的“庐隐风格”，受到了不少读者的推崇及模仿，影响力颇大。

庐隐入读北京女高师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庐隐在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天然有着“五四”的烙印。茅盾曾撰《庐隐论》一文谈及她对“五四”的呈现：“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茅盾也因此惋惜庐隐的创作未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向前”而形成“停滞”。然而，鲜明地伫立于“五四”的风景中，也正是庐隐的独特身姿，同时也正是我们今天不断重读庐隐的原因。

庐隐较早的习作，有很蓬勃的青春色彩：多动，多变，轻浅，有细腻的世俗情感，也流露出基督教的宗教气息，笔触是相对散漫的，又带着探索的好奇。

庐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她的女性情感书写，从《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到《海滨故人》，再到后来的《象牙戒指》等，有一条连贯的线索。通过这些作品，庐隐塑造了一系列令人过目不忘的知识女性，同时也使自己富于个性的“现代女作家”形象得以凸显。

就第一代现代女作家的谱系而言，比庐隐略早的是冰心。冰心围绕母爱、儿童等题材形成的清丽典雅风格，已经建立起一个评论家、读者对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接受空间；而庐隐的出现，则多少逸出了这一空间。她个人生活的遭际，她作品中忧郁感伤与激越颓废杂揉的风格，都显示出某种“另类”特质，也拓展了女作家的写作路径。以个人化的身体（如疾病）和情感为核心，写歧路彷徨的心灵，写这敏感心灵与不那么明晰却又无疑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思潮变换间的撞击与隔膜，我们在稍后继起的女作家如丁玲那里也可以见到。

庐隐笔下的人物，多为忧思善感的年轻女性，她们情感畸零，身体病弱，但往往有着不合流俗的孤傲性情，不免以“游戏人间”为苦闷内心的破解之法。亚侠（《或人的悲哀》）如此，丽石（《丽石的日记》）亦如此。《海滨故人》中的四五个年轻女孩子，本都是无忧的少女，两年间或嫁人或远离，经历了爱情波折、家庭变故，于是失意之人更觉人生惨淡，前途茫茫。这些女性形象，现在读来未免有点儿单薄之感，但胜在真挚动人，带着“五四”文学要呕心沥血将个人表达出来的恳切，同时，也带着庐隐自己的影子。这里就涉及庐隐创作“自叙传”的问题。

所谓“自叙传小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兴起的一种创作潮流，尤以“创造社”的郁达夫为代表。自叙传小说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都是他们的“自叙传”，其中强调的不是作家的“生平自传”，而是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精神自传”。如郁达夫小说《沉沦》，里面的支那留学生形象虽有郁达夫本人的影子，但绝非郁达夫本人，但那种弱国子民的敏感多愁、家国之痛，确是作家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是代人的精神写照，从而引起了二十年代读者们的心理呼应。庐隐的小说也是如此。

庐隐作品的自传性是鲜明的，例如她的好友刘大杰曾说“《海滨故人》是庐隐前半生的自传，露莎就是庐隐自己”；同学苏雪林也根

据庐隐女高师时期好友们(号为“四公子”)的性格特征,将她们从《海滨故人》中一一指认出来。庐隐个人的婚恋有不少波折,先曾有过毁掉婚约之举;二十四岁时,庐隐顶着各种非议,嫁给当时已有妻室的郭梦良,却受尽夫家的冷遇;两年后,丈夫因病去世,留给庐隐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这一时期的庐隐,赖以度日的是烟、酒、写作,她笔下的女性都带着她的艰辛与沧桑。二十九岁时,庐隐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诗人李唯建,但因李比庐隐年少近十岁,两人的爱情遂成为当时不少人的谈资。这些情感经历的甘苦,我们不仅可以在她的《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里读到,也可以从她的小说中读出来。

庐隐笔下的人物有庐隐自己,也有她的朋友家人,同时代表着特定的一代“五四”的女儿:她们有冲破网罗的勇敢个性,同时有决绝之后的困惑迷惘。《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喊出了“我们游戏人间吧”这一庐隐式的口号,然而,她很快意识到:“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最后只有投湖自尽以获得解脱。庐隐以好友石评梅为原型所著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其笔墨无意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而是“灰城永远是这般沉闷着,像是一座坟墓”,热血的男女最终迎来“生命花的萎谢与僵死”。我们今天固然可以批评庐隐的调子未免消沉、格局未免狭窄,但这种“五四”落潮后的迷惘感及其表达,恐怕也恰是那个时代的情感政治所在。

与自叙传小说的主旨相关,庐隐小说的形式感也很显著,即大量使用书信和日记,这甚至成为庐隐的写作标志。书信(往往是没有回复的信件)与日记,具有私人记录性,因而更宜于倾诉“独白”,便于剖白自我的隐秘心路,是浪漫主义文学最常采用的手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庐隐的作品里,书信和日记虽然在篇幅上很大,但其实又并非独立的完整文体,庐隐将这些书信与日记置于文本“语境”中,从而在引领读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时,又“走出”了这些

独白，并因此可以反观“内心”。如《或人的悲哀》中以数封亚侠的书信组成，但文末附有“亚侠的表妹附书”；《丽石的日记》在日记之前，则有类似小序，由丽石的朋友说明“我相信丽石确是死于心病”。类似手法的使用，除了用以交待人物结局，还或多或少打开了一些被忽略的叙述空间。更有意思的是《父亲》一文——庐隐小说中较少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以“我”的日记展现“我”对于继母的爱恋，也是“五四”小说中并不少见的精神“弑父”之作。但是，在小说开端，则交代这是“我们”听人“用洪亮而带滑稽的声调”读出来的一本“小说”，小说内容遂与“我们”的“消遣”构成了一种含混的互生作用，其中蕴含的意识是可堪玩味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庐隐通过对书信、日记文体的借用和打破，事实上在其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回复的叙述结构，在效果上，有效地避免了作品中情感或风格的过于单一，从而产生了一种此起彼伏的丰富性，也就表现为我们品味其文字时所感受到的“浪漫感受与率直激切”的杂糅。

总之，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小说叙事的角度，庐隐的作品都有重读的价值。

李宪瑜

目 录



1/ 灵魂可以卖吗？

11/ 或人的悲哀

29/ 丽石的日记

42/ 海滨故人

101/ 父亲

130/ 房东

141/ 象牙戒指

灵魂可以卖吗？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卤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的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

的神气，仰着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作什么，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呵！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像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

我决定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不幸的运命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侠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

所有的钱，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我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走路都不像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呵！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真像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你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

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致刺激得她感伤，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 I 要求你帮助的。”我就点头应许她，以下的话，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像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

荷姑说到这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等了许久，荷姑才又继续说：——

“日子过得极快，好似闪电一般，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早已回去了，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只有半年了，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因春天到了，便又发作起来，不能到店里去作事，家境十分困难，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当然我不能不灰心！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因为慈爱的父母和弟妹，可以给我许多安慰。不过没有几天，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棉纱厂里作女工，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去作工了，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

“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这

种声音，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更加使人头目昏胀！

“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实在忍耐不住，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和庞大的机器，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不住的转动，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过了几天，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我开始学习，也很要用我的脑力，去领会和记忆，所以那时候，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

“那一年春天，很随便的过去了！所有鲜红的桃花托上，那时不是托着桃花，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榆树的残花落了一地，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所有春天的燕子、杜鹃、黄莺儿，也都躲到别处去了，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

“我每天早晨，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微笑着招呼，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除了这件，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这便是我每天的工作了！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拿起来试打两下，使那金黄色的火星，格外多些，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变光明些。

“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摸擦那把铁锤子，火星四散，不觉看怔了，竟忘记使纺车转动，忽听见一种严厉的

声音道：‘唉！’我吓了一跳，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恶狠狠地向我道：‘这个工作便是你唯一的责任，除此以外，你不应该更想什么；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不是叫你运用思想，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谋得最大的利益，实在是你们的本分！’

“唉！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不过我从那天起，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渐渐成了习惯，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便是离开工厂以后，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和机器隆隆的声音，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转动的影子，和努力纺纱的念头，别的一切东西，我都觉得仿佛很隔膜的。

“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动作，有秩序的旋转，除此更没有别的意思。至于我转动的练习，可以说是不能再增加了！

“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八月十号——是工厂开厂的纪念日，放了一天工。我心里觉得十分烦闷，便约了和我同组的一个同伴，到城外去疏散，我们出了城，耳旁顿觉得清静了！天空也是一望无涯的苍碧，不着些微的云雾，只有一阵阵的西风吹着那梧桐叶子，发出一种清脆的音乐来，和那激石潺潺的水声，互相应和。我们来到河边，寂静的站在那里，水里映出两个人影，惊散了无数的游鱼，深深地躲向河底去了。

“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上下不住的摇荡，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无限幽深的美，充满了我们此刻的灵魂里，细微的思潮，好似游丝般不

住地荡漾，许多的往事，久已被工厂里的机器声压没了，现在仿佛大梦初醒，逐渐地浮上心头。

“忽一阵尖利的秋风，吹过那残荷的清香来，五年前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我灵魂深处，渐渐地涌现上来，好似电影片一般的明显：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天上的凉云，好似流水般急驰过去，斜阳射在那蜿蜒的荷花池上，照着荷叶上水珠，晶晶发亮，一队活泼的女学生，围绕着那荷花池，唱着歌儿，这个快乐的旅行，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呢！今天的荷花香，正是前五年的荷花香，但是现在的我，绝不是前五年的我了！”

“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我心里的感动，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使你真切的知道！”

荷姑说到这里，喉咙忽咽住了，眼眶里满含着痛泪，望着碧蓝的天空，似乎求上帝帮助她，超拔她似的，其实这实在是她的妄想呵！我这时满心的疑云乃越积越厚，忍不住的问荷姑道：

“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

荷姑被我一问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各自默默地沉思着，后来我的同伴忽和我说：‘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呵！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我只觉得一阵心酸，愁苦的情绪，乱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灵魂可以卖吗？’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

“我们为了这个痛心的疑问，都呆呆地瞪视那去而不返的流水，不发一言，忽然从芦苇丛中，跑出四五个活泼的水鸭来，在水里自如的游泳着，捕捉那肥美的水虫充饥，水鸭的自由，便使我们

生出一种嫉恨的思想——失了灵魂的工人，还不如水鸭呢！——而这一群恼人的水鸭，也似明白我们的失意，对着我们，作出傲慢得意的高吟，不住‘呵，呵！’的叫着，这个我们真不能更忍受了！便急急地离开这境地，回到那尘烟充满的城里去。

“第二天工厂照旧开工，我还是很早地到了工厂里，坐在纺车的旁边，用手不住摇转着，而我目光和思想，却注视在全厂的工人身上，见他们手足的转动，永远是从左向右，他们所站的地方，也永远没有改动分毫，他们工作的熟练，实在是自然极了！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像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像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黛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成绩，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愉快，只有那发工资的一天，大家脸上是露着凄惨的微笑！

“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同伴的话实在是不错，这工厂里的工人，实在不止是单卖他们的劳力，他们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灵魂应享的权利，他们不是卖了他们的灵魂吗？

“但是我永远不敢相信，我的想头是对的，因为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灵魂可以卖吗？’这个绝大的难题，谁能用忠诚平正的心，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呢！”

荷姑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低着头，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的乱跳，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我所求你帮助我的，就是请你告诉我，灵魂可以卖吗？”

我被她这一问，实在不敢回答，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不合